

「——好想吃布丁或蒸蛋哦。」

他坐在書房的小沙發上邊打瞌睡邊改學生作文。客廳電視流瀉而來的節目嬉笑聲中，天外飛來一筆得摻雜了這句話。

他晚了兩拍才醒悟那並非電視中的台詞，而是與他在同一空間中的鄰居在喟嘆。他抬頭，「……紅豔，你說了什麼嗎？」猶豫了一下才困惑發問。

客廳中，馬尾少女愣愣望著電視。嬉鬧得正來勁的兩隻花貓中的一隻，不時直著尾巴興奮穿過半浮坐著的她的腳踝。過了十幾秒，她才輕輕應了聲，但似乎又並不是回應他：「茶碗蒸，」她說。眼睛仍盯著電視。

他檢索了腦中的相關知識，但因所獲極少在幾分鐘後便決定放棄。似乎有俗話說，路長在嘴上。「呃。……茶碗蒸？」他不確定得反問。（…茶碗怎麼給？蒸蛋怎麼吃？該不該放涼？要不要插香？）「茶碗蒸。」她清晰肯定答道，視線沒離開電視上的日本美食特搜節目。「……pizza和燉飯。」她仍沒回頭看他，他因此不確定她簡短肯定句中的情緒為何。「這樣啊。」他低低應聲，有些小心翼翼。最初她與貓來訪那幾次，茶點碰都不碰；而自從某次在社區廣場偶遇，她再來玩時，他已知道不須禮貌性端出零嘴。

但，既然客人點餐了——到底該用什麼招待、該怎麼招待好？他第一次有點後悔小時後看外公外婆普渡沒用心看清他們怎麼招待、怎麼祝禱招呼、怎麼估算進食過程的。

節目馬上又進了廣告，少女因此恍如隔世般回神，轉頭望望陷入長考的主人。

……他剛剛是不是有在跟她講什麼啊？

「千藤你剛剛有說什麼嗎，啊、……」輕快得問到一半，她就都想起來了。「啊哈哈哈哈哈千藤你不用放在心上啦！」壞，又把心裡想的講出來了？他該不會因為這樣認真困擾

了吧哈哈。改天再請妹妹送來就好啦，布丁蒸蛋都來一份，市區那家日式料理店的。正想著，卻看見男人爬梳著長髮，摸著頭，面色凝重得起身走過來了。

「……………你怎麼吃？」
還是應該用燒的…茶碗蒸整個怎麼燒？

他看到女孩子愣住的表情，突然醒悟這問句不太禮貌。

「啊、不，我不是在質问你……我只是想知道，有沒有方法…怎麼樣可能…」
「呃，不是我認為不可能，只是不知道…可不可能，」
「因為…你知道嘛，茶碗蒸有碗，布丁有盒子…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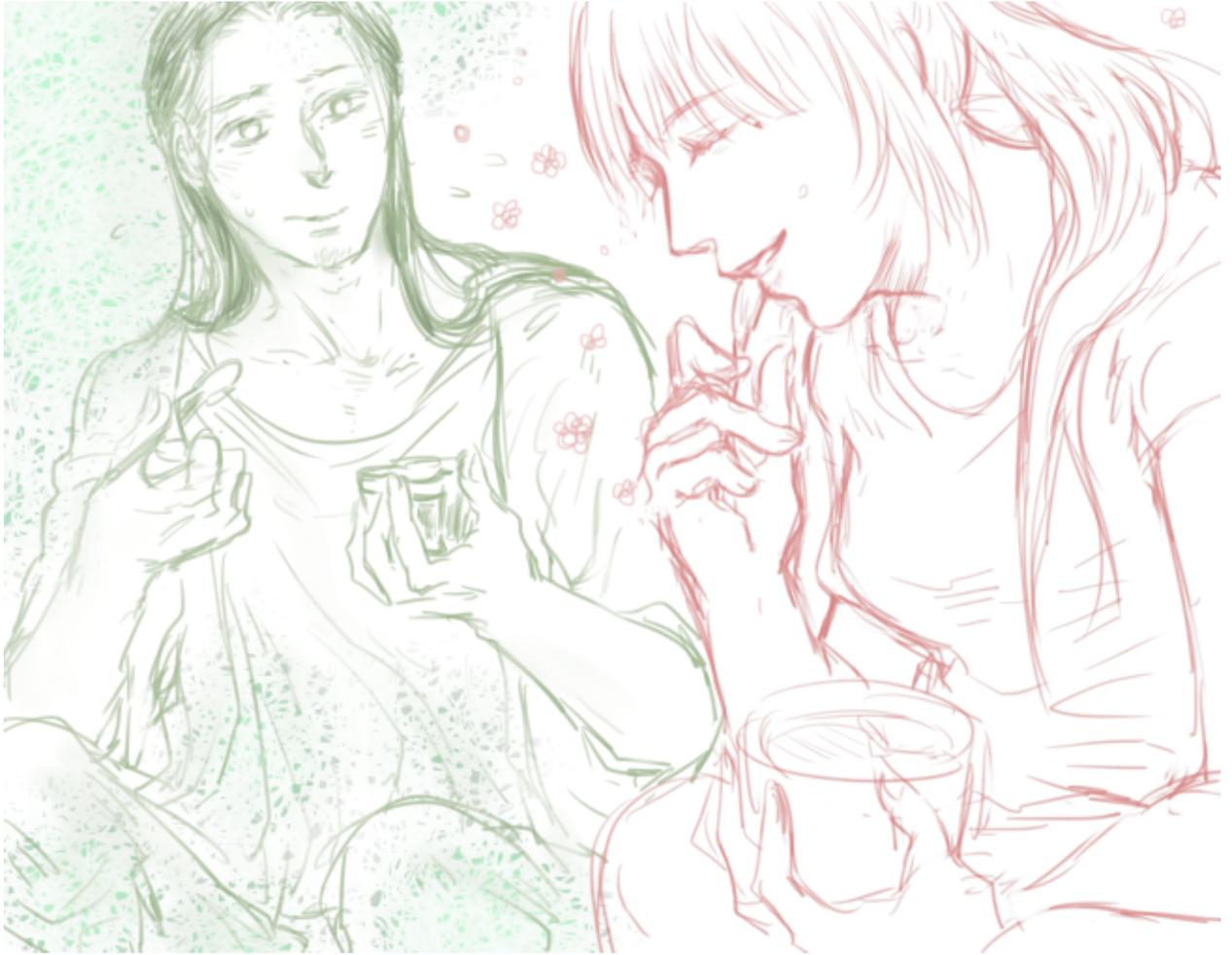
……什麼跟什麼啊。
他看著先是傻住然後忍俊不住的紅豔，決定自暴自棄。

「我有茶點預算…或者，你也可以說是三花的保母費，……。但是我不知道該怎麼……」竄過他身邊的三花被tag到，狐疑得回了頭，看看沒事又一臉認真得追撞著小蘿穿過沙發旁的立燈底座。

「不知道該怎麼花？」薛紅豔早就忍不住得大笑出聲。「千藤你要請我客嗎？」
「嗯。」他老實應答。
「~~~~好唷，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，」
她雖然沒有眼淚但覺得這情況真是微妙到她笑到想流眼淚了。
半晌，她才收整好自己，回答在一旁越發羞窘的男人。
「嗯，可以唷，有高人指點過我怎麼吃飯！」哎喲這真是太逗了。

「只要你真心想請我客，」少女以自認為帥氣又可愛的眨眼作結：
「用碗裝用塑膠杯裝都不是問題喔！！」

※※※※※※※
當天稍晚



END#